

女倾城

月出云 著

全新开篇
独家番外
唯美图配
出云图记

错妃诱情

上



继《盗妃天下》、《凤隐天下》后
『绝情暖爱』掌门人
月出云
再书古言无双传奇

一错断人肠，二错绝命毒，
三错情入骨。伤！
寂寞烽烟路，血染七重衣，
回眸笑依旧。缘？

妙手仁心遭遇冷酷无情，
一段药香中荡漾的焚心婉曲。

全新版开篇，《错妃诱情》幸福小剧场
出云图记，《凤隐天下》后续独家番外
人物图配、精美书签

绝对超值典藏！

七年前一场邂逅，她舍命救他。
七年后一场错嫁，她为他伤情。
那碎在地上的，究竟是玉杯，还是她的心？

悦读纪
JOY READING ERA
生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錯妃誘情

上

月出云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错妃诱情：全2册 / 月出云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436-8567-3

I. ①错…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1283号

书 名 错妃诱情

作 者 月出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风染白

装帧设计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9

字 数 48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8567-3

定 价 59.80元（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目录 [上]

C O N T E N T S

第一卷 姻缘错

第一章	洞房错	3
第二章	相思泪	11
第三章	疑清白	18
第四章	施妙手	30
第五章	小魔王	40
第六章	又是错	51
第七章	巧解毒	62
第八章	强行吻	76
第九章	琴音乱	87
第十章	柔情现	98
第十一章	一巴掌	106
第十二章	意中人	114
第十三章	鬼面冷	125
第十四章	补残容	143
第十五章	他爱她	151

第二卷 情缘真

第十六章	错错错	159
第十七章	锋芒耀	173
第十八章	怒断情	185
第十九章	爱已逝	196
第二十章	痴狂追	205
第二十一章	自作孽	217
第二十二章	噩梦缠	229
第二十三章	动情时	238
第二十四章	保护你	248
第二十五章	为你走	263
第二十六章	傅秋水	276
第二十七章	无怨恨	289
第二十八章	冷与狠	295



目录 [下]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九章 为你死 309

第三卷 良缘定

第三十章 山中月 323

第三十一章 做药徒 337

第三十二章 玉染霜 349

第三十三章 剑光寒 361

第三十四章 解寒毒 375

第三十五章 言如刀 388

第三十六章 女儿身 404

第三十七章 大风起 414

第三十八章 云飞扬 422

第三十九章 寒夜战 434

第四十章 余相思 447

第四十一章 掌心泪 454

第四十二章 销魂丹 473

第四十三章 咫尺间 485

第四十四章 冷情人 497

第四十五章 温柔乡 513

第四十六章 醉一晌 529

第四十七章 冰之心 545

第四十八章 群男斗 558

第四十九章 不放手 570

《错妃诱情》番外之花月正春风 579

《错妃诱情》番外之幸福小剧场 592

《凤隐天下》番外之锦绣良缘 595

第一卷 姻缘错



这毒药，竟这么快就发作了？不过还好，她还挺得住。蒙眬中，她似乎看到百里寒眼中有什么晶莹的东西在闪动，却没有看清那是什么。她还看到他抬起了修长的手，抚上了她的唇角，似乎是在为她拭去什么。

她依旧微笑着，继续说道：“可是……可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缘分已尽，我永不再爱你。你我就此情断，如同此杯。”说罢，她举起手中的杯子，狠狠地掷了下去。

哐当一声，那声音在静谧的室内，竟是那样的清脆。

刹那间，一地的碎玉乱琼。





洞房 错

第一章

四月十八，历书上记载：吉日，宜嫁娶。

白流霜坐在红顶鸾轿内，抬眼处，一片耀眼鲜红，绣着鸳鸯交颈的喜帕遮住了视线。低眸处，一片鲜红耀眼，嫁衣领襟上绣满了繁复的鸾鸟花纹，活灵活现。抬起手，染着蔻丹的十指，流转着璀璨的光泽，比嫁衣还要红艳几分。

耳畔是几欲冲破云霄的喜乐声和震天的锣鼓声，其间夹杂着看热闹的人们的道喜声。

这一切是如此不真实，这婚事来得如此之快，让她如今还犹若置身梦中。

真要嫁了吗？嫁给一个不算陌生的陌生人。

不算陌生，是因为她曾女扮男装救过他一命，这些年她总是不经意地记起他，记起他那双亮如星辰、寒若冰泉的双眸，记起他梦里无助的呓语。

陌生人，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她就是那个救他的少年，而她也根本不了解他。

终于要嫁了！

她自小身中寒毒，本不奢望美满姻缘，只求踏遍千山万水，为病者解忧。因为作为一个素有旧疾的医者，她最了解病者之痛。

可是，三日前，皇上一纸圣旨到了白府，做主将她赐婚给了宁王百里寒。

她既非倾城绝色，亦非才名远扬，只是一个御医之女，皇家为何会选中她？父亲白露和她一样震惊疑惑，曾向宁王百里寒说明她身有寒症，但宁王仍执意要娶她。这让她更是疑惑不已。

这个疑惑，或许只有见到了百里寒，方能解开。

窗外的热闹声，让流霜感受到，这婚事是盛大隆重的。百里寒对她，还是极其珍视的，这让流霜心中慢慢涌上一丝淡淡的喜悦。

到了宁王府，但听得沸腾的人声，如开了锅的水。一时间鞭炮声起，锣鼓齐鸣。鸾轿轻轻一抖便停了下来，轿帘被掀开，一只修长如玉的手伸了进来，男子陌生的气息霎时扑来。

流霜犹豫了一下，一颗心在胸腔里跳得厉害。

“霜儿……”一声温柔的呼唤，犹若暗夜里乍开的优昙花，充满了迷雾般的魅惑。流霜的脸颊渐渐烧了起来，除了爹娘和她的师兄段轻痕，还从未有人这么唤过她。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在她耳畔轻声说道，温文如水的声音，荡漾着无比的清贵与优雅，一丝丝渗入到流霜心里。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流霜忐忑的心慢慢安定下来，慢慢起身，将自己的手掌轻轻放在他的大掌中。

指尖相触的那一刻，流霜的心颤了颤。似乎察觉到她的紧张，百里寒握紧她的手，丝丝暖意从指尖传来。两人十指相扣，相携着出了花轿，踏上红毯，跨火盆，踏马鞍……然后拜堂。

皇家的婚礼是冗长的，礼节是烦琐的。流霜也记不清自己拜了多少礼，磕了多少头，不过她并不觉得累，因为身畔有他。

喜帕下那一方天地，充斥着喜气洋洋的红，红得艳丽，红得醉人。

她看不到百里寒，只从喜帕下看到了他的一双脚。他脚蹬一双锦绣软靴，上面绣着精致的龙纹，比七年前那双湿淋淋的靴子显得要精美很多，尺码也大了很多。

脚已变大，人变成了什么模样？流霜心中浮起一丝淡淡的期盼。

“三哥，恭喜了！我听说你为了求娶新嫂嫂，在父皇御书房外跪了四五个时辰。那新嫂嫂一定是倾城绝色、国色天香了，能否让皇弟一睹芳容呢？”清冽骄蛮的声音透着一丝兴味和期待，压过熙熙攘攘的道喜声，钻入流霜的耳中。

流霜正被丫鬟搀扶着要离开喜堂，听到这声音，忍不住皱了一下眉。这是谁，怎么这般胡闹？哪有人在拜堂时便要看新嫁娘容貌的，她的喜帕只有在洞房之夜才能被夫君掀开。

一个人影站在了流霜面前，她垂眸，看到一双华丽的锦靴，亮珊瑚色鲜亮的衣角。

“休要胡闹，无事便回宫去吧！”百里寒冷声斥责道。

“三哥真小气，我可是巴巴地跑来看新嫂嫂的，三哥就让我看看嘛。”那声音不依不饶，语气里透着一丝撒娇的意味。虽然提的是无礼的要求，但他好听的声音却让人无法着恼。

“今日不行！”百里寒定定说道，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好吧，那我明日再看！”他懒懒的声音中充满了委屈和失望。

流霜垂眸看去，眼前的华丽锦靴慢慢向外移动。她抿唇笑了笑，刚舒了一口气，只见着华丽锦靴的脚一顿，脚跟一转。

一阵诡异的风吹来，流霜只觉得头顶一轻，遮面的鸳鸯喜帕被风掀了下来，盘旋着飘了出去。

流霜的视线忍不住追随着飞舞的喜帕，喜帕翩舞着好似蝴蝶般落在那个一身吉服的男子身上。

流霜惊愕于眼前之人的出尘脱俗。他身姿高挺，岩岩若孤松挺立，气质优雅，润润如温玉泽光。他相貌极其俊美，眉目修长疏朗，依稀留有少年时的影子，但是比那时更加俊美脱俗，少了一丝少年的稚气和意气，多了一丝男人的成熟和魅力。

他睫毛低垂，伸手将肩上的喜帕拿了下来，虽然轩眉微凝，似为喜帕被揭开有些不悦，但是唇边却含着一抹醉人的笑，深眸中也流动着春水般令人沉醉的暖意。

百里寒拿着喜帕向流霜走来，却在抬眸间，看清了流霜的容貌。

这一瞬，他眸中闪过错愕，修眉缓缓凝了起来，笑容也一点点凝固在唇边，眸中温暖不再，手中原本捏着的喜帕好似被遗弃般无声无息地飘落在地。

流霜敏感地发现，似乎有一股寒意从他身上弥漫而出，而她瞬间似乎被那寒意冻结。

“这就是新嫂嫂吗？”一道人影忽然移了过来，硬生生地挡在了她和百里寒之间。

流霜凝眸，眼前是一双黑白分明不染尘埃的眼睛，明亮黝黑堪比夏夜朗星。他的睫毛密而长，好似羽扇般忽闪着。挺直的鼻梁，唇边挂着一抹轻笑。

这张脸漂亮得像是观音娘娘座下的善财童子，纯净而无邪，让人忍不住地喜欢。然而，他一开口，流霜便充分感觉到那句俗语说得很对：人不可貌相。

他打量了流霜片刻，忽然嘴一撇，坏笑道：“三哥，你骗我！你不是说你的王妃是绝色美女、倾国倾城的吗？我怎么瞧着不是！三哥，你的眼睛莫不是长到屁股后面了？”

这样的话，哪里是纯净无邪的少年能说出口的，这分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

魔王。

自从喜帕掀开，喜堂内便鸦雀无声，如今这句话一出，满堂宾客便都直直地凝视着流霜。

流霜并没有因这句话而恼怒，自知非倾城国色，但也非无盐丑女，且本就对容颜不在意。到了此时，流霜已知悉方才那股诡异的风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吹起来的，定是这个小魔王所为。

流霜淡淡地挑了挑眉，被众人盯视的感觉很不好受。她弯腰去捡飘落在身前不远处的喜帕，然而刚弯下腰，又一阵诡异的风起，喜帕被吹走了。

一阵嬉笑声传来，流霜顿觉有些尴尬难堪，心中着恼，回首望去，只见那小魔王抱臂站在那里，咧着嘴大笑，亮晶晶的黑眸中，闪耀着兴味狡黠的光芒。

很显然，这又是小魔王所为，分明是在戏弄她。

她的陪嫁丫鬟红藕冲了过去，一把将喜帕捞了起来，盖在了流霜头上。

喜帕遮住脸的那一刻，流霜瞧见了百里寒那双黑眸，一如七年前初见，亮如星辰，却也寒若冰泉。

流霜在红藕和几个丫鬟的搀扶下入了洞房。坐在喜床前，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她的夫君百里寒。

天渐渐黑了，窗外，细细的雨丝飘落，流霜的心也如雨丝般缠绕着，飘忽着，纠缠着……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亲事，她心中原本有些期待，到了此时，却全是忐忑。方才在喜堂上最后一眼看到的百里寒，是那样冷漠，当她被那小魔王戏弄之时，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并未有所言语。那个他，和接她下轿的他，俨然就像是两个人。

“小姐，方才在喜堂上胡闹的那个人是谁？怎生这般无礼？”只剩下她和红藕两个人时，红藕撅嘴问道。

流霜心不在焉地说道：“应该是宁王的皇弟吧。”

那小魔王的戏弄她并未放在心上，她此时担忧的是百里寒。

夜渐深，终于，听到房门被轻轻打开的声音，听到轻悄的脚步声走近，听到红藕和丫鬟们清脆悦耳的道喜声，“奴婢们贺王爷大喜，愿王爷王妃恩爱一生，白头偕老。”

“退下吧！”清冷的声音带着清冷的语气。

丫鬟们退去，室内陷入一阵静谧之中，流霜听到自己紧张的呼吸声。不管她

的性子多么沉静温婉，此时，她依然有些紧张。

头顶一轻，喜帕再次被揭去。一室旖旎的红色映入眼帘，大红喜字在烛火的映照下显得越发喜庆和热烈。烛焰跳跃着，好似在舞蹈。

还未及反应，下巴已经被一双大手钳住，强迫她抬起了头。

华光流转的风冠掩映下，新裁的蛾眉修长婉约，清澈的双眸波光潋滟，红唇娇艳红润，双颊被胭脂水粉晕染出一片朦胧的轻红，在清丽中又透出一丝娇美妩媚的韵味来。

百里寒皱了皱眉，毫无疑问，面前这张脸是美的，但是她却不是他要娶的女子。

不是她！不是他一心要娶的那位女子！他在喜堂上并未看错！

她是谁？

百里寒右手微颤，不自觉地用了力道，弄疼了流霜的下巴。

流霜注视着百里寒眸中的冷意，其实早在喜堂上，就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为何他的手在微颤？为何他的笑容在消失？为何他俊美的脸渐渐僵硬起来？为何他眸中的寒意这样浓？

“你是谁？”他问道。声音里的冷扑面而来，一直袭入流霜的心。

她是谁？

他问她是谁！

试问新新娘在洞房之夜听到夫君这样一句话，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流霜的心，充满疑惑和忐忑不安。

什么地方不对了吗？

她下轿时，他那句含情脉脉的“霜儿”，唤的难道不是她？他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难道也不是与她说的？

刺痛，从下颌传来，一直痛到心里，流霜情不自禁地蹙眉道：“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他没有依言放开手，深黑的眸逼视着流霜，好似黝黑的深渊望不见底。他呼出的气息，也带着冻结人心的寒意。

颌骨就要被他捏碎了，忍住疼痛，流霜一双明眸直视着百里寒的愤怒，蹙眉道：“请问王爷要娶何人？”

“流霜！”百里寒冷声道，眉峰燃烧着怒意，脸上的五官和每一抹颜色都突然浓郁了几分，“但你不是她！”

“我便是流霜！”

“你真的是流霜？”百里寒慢慢松开了手，眸中闪过一丝黯然。

“错了！”他低声说道，但觉一股冷意如潮水般袭来，逐渐淹没了他，他新娶的夫人不是心仪的女子，何其可笑。

错了？他的意思难道是娶错了她？

“错在何处？请王爷说清楚！”流霜忍住心中的悲凉，轻声问道。

“你不是我要娶的女子！”百里寒的声音低沉暗哑，满是失落。

这句话如同冬日里的冰凌子，向流霜砸了过来，心瞬间被冰冻。闷闷的感觉，胸口好似被绞住了。从云端摔入深谷的感觉，大概就是如此吧！

他说他要娶的人不是她？那到底是哪儿出了错？明明是他执意求皇上赐婚的。

“既然如此，何以求圣上赐婚？”若非他让圣上赐婚，怎会有这场婚事？

百里寒怔愣，意识到错其实是自己酿成的。是他，妄加揣测，以为心仪的佳人是流霜。是他，未加证实便求父皇赐婚。

却不料，错了。

红色帐幔和大红的喜字，此刻落在他眼里，不再彰显喜庆和热烈，倒带着讽刺和嘲弄的意味。红烛的火焰，不再是舞蹈，倒似是愤怒的火苗。

眼波扫过流霜凤冠霞帔的模样，那大红吉服包裹着的女子，沉静淡定地坐在床榻上，虽然也是端庄高雅的，但却不是他倾心的女子。是他的鲁莽错过了心仪的佳人，娶了一个不相识的女子！

“是本王的错，错以为心仪的女子便是你！”心中失望至极，他不屑于向流霜解释前因后果，冷冷说道。

“既然错已铸成，王爷待怎样？”流霜问道。

“我待怎样？”百里寒的眸光扫过流霜，“你无错，错是本王铸成的，所以本王不会休了你，只有和离！”

和离？

流霜心中一震，既然他要求和离，她自然不会拒绝。但是，若是和离，于她，倒是没什么，她本就无所求，可是她的爹娘将何以承受？

爹娘不惑之年才得她一个孩儿，一生心血皆在她身上，如今她竟然在新婚夜被夫君和离，年迈的爹娘能够接受吗？

百里寒看到流霜沉吟着不说话，唇角微弯，一抹嘲弄的笑容挂在了唇边。原来，他错娶的女子，还是一个贪恋王妃之位的女子！

“当然，若你舍不得王妃之位，也可留在府内，但是你要明白，终其一生，本王都不会爱上你。本王更不会碰你，你只是一个摆设。纵然是父皇赐婚，若是本

王寻到心仪的那位女子，这王妃的位子还是她的。所以本王还是劝你离开，因为到那时，你会更痛苦！”字字句句如冰凌，无情地砸向她。

流霜垂下眼，睫毛轻轻颤动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有流下来。她不会在他面前流泪，既然他心仪的女子不是她，她怎会强求！

但，此时她不能离开！她宁愿一个人痛苦，也不愿让爹娘操心。若是爹爹获知事情原委，去找皇上理论，以爹爹执拗的性子，得罪了皇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爹爹年事已高，已经决定不日便要告老还乡，再等一等吧，等爹娘平安归乡后，她再离开也不迟。思及此，流霜忍住心头汹涌的酸楚，淡淡道：“王爷，请允许流霜留下一段时日，不会太久，一月有余。”

“哦？”百里寒挑眉，这个女子竟还要求留下。

如此贪恋王妃之位，竟连脸面和自尊也不要了。不过，他不明白她加上一月之期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以为她在一个月里能迷住他？真是痴心妄想。

“去留随你，不过，本王劝你不要痴心妄想！”砸下这句话，他拂袖而去。

窗外的风雨声渐渐大了起来，窗子被风吹开，一阵冷风袭来，荡起了流霜身上的凤冠霞帔。

她默默地将头上的凤冠摘下，褪下外罩的霞帔，因为这一切，本不属于她，她只是错披了嫁衣而已。

烛泪不断滴下，淋淋漓漓，淌满了烛台上的碟子。今夜，本该是春风帐暖、甜蜜无限之时，如今却只余她一人空守寂寞。

世事无常，风雨难料，流霜终有所体会。

既然她不是他心仪的女子，他也不会是她钟情的男子。此生，两人再无缘。

“小姐，出什么事了？我看到王爷气冲冲地离去了！”红藕一脸担忧地走了进来。

流霜掩下满腹的苦，淡淡笑道：“无事。红藕，你怎么还没睡？快去睡吧，今日你也累坏了。”

红藕看到小姐脸色苍白玉容惨淡，那装出来的笑容是那样牵强，怎会无事？“小姐，是不是，王爷欺负你了？”红藕疑惑地问道。

“胡说！”流霜低斥道，“王爷怎会欺负我！”

流霜想要再笑一笑，可是胸臆间忽然袭来一波疼痛。她捂住胸，倒在床榻上，忍不住缩成一团。

“小姐，你寒毒发作了？”红藕瞬间白了脸，抱住了流霜，惊慌失措地叫道。

流霜自小便身中寒毒，所幸有爹爹的良药，否则早已毒发身亡。只是爹爹的

药并不足以除根，每隔几年她便会小小发作一回。但是这小小的发作，每每令流霜疼痛难挨。

去年已经发作过一次，没想到今年又发作了。间隔的日子竟是越来越短了，或许，说不准哪一日，她便会毒发身亡。

流霜痛苦地喘息着，咬着牙忍着一波又一波从胸臆间急涌而上再迅速蔓延到四肢的剧烈疼痛。她的脸，白得令人心惊，冷汗不停地从额上滴落。

红藕脑中一片空白，不知所措地抱着流霜，手触到她的脸颊和脖子，但觉得指尖下的肌肤冰冷而潮湿，小姐的身子冷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小姐，我去叫王爷！”红藕焦急地说着，作势便要向外跑。

流霜一把抓住红藕的手，喘息道：“不要！不要去叫任何人。”她的爹爹是御医，尚对她的寒毒束手无策，还有谁能治得了她的病？况且，只要忍一忍便会过去，何苦去麻烦别人。

“小姐！”红藕和流霜从小一起长大，小姐每一次深受寒毒之痛，她都会守在小姐身边。但是每一次，她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姐受苦，若是她能替小姐分担痛苦就好了。

红藕看到流霜疼痛难忍的模样，泪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老天啊，她的小姐，是那样善良，为何要遭受这样的痛苦呢？

第一波疼痛终于过去了，流霜勉强笑了笑，想要向红藕证明她很好，可是第二波疼痛、第三波疼痛，就像岸边浪潮一般，又袭来了。

流霜咬紧牙关，手紧紧地抓住床榻上绣着鸳鸯戏水的锦被。

“红藕……我没事……别怕……”流霜趁着一波疼痛暂退，喘息着安慰道。她知道自己会挺过去的，一定会的。

“小姐，若是那一次，你吃了那棵相思泪的药草该多好啊，你的寒毒就会根除，可是，你偏偏给了那个不知名的少年，他却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和你说。小姐，到如今，你却还受着这痛苦的折磨……”红藕呜呜哭着。

相思泪！

流霜低喃着。若是红藕知悉那棵相思泪救的少年便是今日的宁王百里寒，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距离那一次邂逅究竟过了多少年？好像是七年了吧，那么遥远，好似一个梦。

虽然疼痛得厉害，她脑中却渐渐清明起来。记忆的河流瞬间解冻，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夜的情景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



相思泪

第二章

四月，刚下过一场细雨，青姥山青绿如洗，苍翠欲滴。山上悬崖峭壁，怪石嶙峋，绿树成荫，兰草芬芳。雨后初晴，处处清泉流泻，如玉碎流珠，景色更加怡人。

一条悠长深远的山道，绵延着消失在绿荫之中。

十岁的流霜一身男孩装扮，背负着药篓，和丫鬟红藕一起走在雾气氤氲的山道上。空山寂寂，鸟语花香，这深山的静谧和清幽，是在别处享受不到的。

流霜今日心情极佳，因为她终于采到了传说中的药草——相思泪。

流霜自小便身患奇寒之毒，经常忍受寒意侵蚀之苦。这些年，身为御医的爹爹一直为她调理，几年前终于研制出解毒药方，只是那药引却是极难采到的奇药相思泪。

如今，相思泪终于采到，她身上寒毒可解，爹爹和娘亲再不用为她担忧，流霜心中怎能不喜？

满目青翠，流霜随口吟道：“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柳外飞来双羽玉，弄晴相对浴。楼外翠帘高轴，倚遍阑干几曲。云淡水平烟树簇，寸心千里目。”

流霜清灵而略带稚气的声音在青山绿水间回荡，尾随在身后的红藕扑哧一声笑道：“小姐，你才十岁，却吟什么双羽玉、相对浴，羞也不羞？”

流霜小脸微红，不过是从师兄段轻痕那里看到了这么一首诗，此刻觉得应景便随口吟了出来，孰料却被自己的丫鬟取笑了。

“双羽玉、相对浴怎么了？我吟的是鸟儿，又不是人，有什么好羞的！倒是你，红藕，动不动就想到那里去，我看你这丫头是思春了，回头我让娘亲给你找户人家，早早把你嫁出去。”流霜故意嗔怒道。

“哎呀，小姐，你……你真是……”红藕娇羞地跺脚，双手握拳便要去打流霜，她总是说不过她家小姐。

流霜背着篓子急速闪开，快步向前跑去，两人边调笑边追逐着。拐过一段弯路，忽有刀剑交鸣之声遥遥传来，打破了山林特有的静谧。

流霜和红藕忙收住了脚步，向前方望去。

残阳如血，将前方一处断崖映得血红。

断崖之上，数个黑衣蒙面人正在围攻一个白衫少年，看架势不是一般的游戏过招，倒似是生死搏杀。刀剑在日光下，反射出道道耀目的白光。

流霜暗暗心惊，隔着遥远的距离，似乎也能感受到肃杀的气氛和血腥的惨烈。她紧紧地抓住红藕的手，两人飞快地躲到道旁幽密的灌木丛中。

白衫少年年龄不大，武功似是不弱，但在数人围攻下，已现败局。

忽听铿然一声，白光暴起，一把利剑卷着森森杀意直刺白衫少年。少年避无可避，一声呐喊，便如断线的风筝般，向断崖下直直坠去。

断崖下是湍急的水流，是另一个崖上的瀑布汇集而成。少年在将要到水面时，急速展开身体，笔直地插入水中，溅起细微的水花，便消失不见了。水面上浮现出点点血花，很快便被水流冲散。

这一幕是如此惊险，流霜差点惊骇出声，慌忙用手捂住嘴，浑身颤抖不已。若是此刻出声，定会被那帮黑衣人听到，招来杀身之祸。身边的红藕也惊怕不已，握着流霜的手也在剧烈颤抖。

夕阳落山，暮色越来越重，山风越来越凛冽。流霜和红藕躲在灌木丛里一动不动，两人皆不敢出声，就连呼吸也吓得屏住了。

四周是一片肃杀的寂静，只闻水声潺潺。

那些黑衣人从崖上下来，四散开来，在溪流四周搜索了一遍。良久，为首的黑衣人冷声道：“走吧，不淹死也早已毒发身亡了，尸体肯定冲到下游去了。”

几个黑影飞跃着离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暮色之中。

直到确定那些黑衣人不再回转，流霜和红藕才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

流霜的心依然在颤抖，还从不曾见过杀人，今日见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悲哀抓住了她，揪紧了她的心。

那不知名的少年就这样死去了吗？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消失了吗？